

中南海的一树海棠

□ 杨绣丽

四月的中南海
有一树海棠又开花了
于是,禽鸟来时
禽鸟带有鸣唱
于是,风来时
风似乎带着呜咽——

神秘的中南海我从没去过
但我认识过去的人
在我们这个城市
有一个传奇的连队——
“南京路上好八连”
他们拒腐蚀,永不沾
他们为人民,几十年
被誉为《霓虹灯下的哨兵》
他们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

我采访过连队的前指导员刘仁福
我听他说起受周总理之邀
走进中南海,走进西花厅
也走过西花厅前
那一树绚烂的海棠——

是的,我听说中南海有一树海棠
绽放在总理故居门前
绽放出简朴的意味——
那是1963年的四月
西花厅廊柱上的红漆已显陈旧
雕梁画栋褪色斑驳——
沿着拾级而上的台阶
刘仁福走进西花厅
走进周总理办公室——
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

只有一张写字台
靠墙的一堵书橱
几张靠背椅
一张看上去很陈旧的藤制小躺椅
躺椅上一条洗得干净的旧毛巾
一种简朴的气息
一种属于伟人的风范
扑面而来——

就这样
共和国总理和一个连队指导员
面对面坐在两张靠背椅上
相距不到一米
一位伟人和一个普通军人
相距不到一米
那不到一米的距离

闪耀着太阳一样的光辉——
闪耀着大海的呼吸——

会见结束前
总理提出合影留念
并和邓颖超一起把刘仁福送出西花厅
在门口,兴致勃勃的总理又提议:
“再照一张吧”——
说着,把刘仁福拉到中间
站在那一树海棠花下
总理由衷地微笑着
邓颖超穿着一双布鞋
灯光闪耀之处
那一树海棠开得无比绚烂——
那一树海棠开在那个春天
也开在苍茫天地之间——

多少年过去了
那一树海棠花
以它满树的精神歌唱
歌唱那超越了时间的风范

那歌唱擦亮了苍穹——
那一树海棠花
以它满树的阳光歌唱
歌唱那活在人们记忆中的形象
像血的奔涌,永远明亮——

是的,这是个遥远的故事
但它带着总理的精神和微笑
穿越了岁月的风霜
带到了如今的好八连
如今的上海,以及年轻的士兵和
年轻一代人的心中
那满满的怀想和感动
有如亲历一般激励我们
在四月,我想那一树海棠又开花了
当禽鸟来时
我想禽鸟必带有鸣唱
当风吹来时
我想风必带有一阵呜咽——
那呜咽,那呜咽
都是人间暖暖的怀念——

坐在苏堤上发发呆

□ 梅莉

西湖如佳人是百看不厌的,我去看它已不下五、六次。

夏天的时候,来到被苏东坡誉为西子的西湖,我漫步在因他闻名的“苏堤”上,游人如织,细雨如丝,江南也因为雨水的丰沛而显得富有韵味。走得累了,干脆就坐在苏堤的长椅上发发呆,吹吹风。

眼前是一片烟波浩淼的西湖,美得既朦胧,又壮丽,游船星星点点的摇曳湖心,像阔大的棋盘上移动的一粒粒棋子。稍远处,是传说中压了白娘子的雷峰塔,掩映在树木葱郁的西湖南岸夕照山上,金光闪闪,一看就是建造不久,缺少沧桑感,而西湖应是千年前苏东坡眼里的那个西湖吧。

我偏爱苏东坡这个老头,他的传记我读过好几种版本,林语堂的最喜欢。苏公曾两次在杭州任职,第一次任杭州通判时(相当于副市长),他才三十六岁,风华正茂,豪情万丈,这是男人最好的年龄,又仕途得意,加上他颜值高才华高,必定踌躇满志、莺歌燕舞。据史载:东坡守杭之日,春时每遇休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之。晡后鸣锣集之,复会望湖亭或竹阁,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中士女夹道云集而观之。

画面真是盛况空前啊!想想也是,苏公生性豪放,少年得志,杭州山水之美令他十分迷恋,觉得西湖比西施更美,便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千古佳句。

时隔十五年,当他年过半百、历经沧桑、乌台诗案、险遭不测,再一次来到杭州任知府(这次是正市长)

时,不论年龄还是心境都不能与当年相提并论。此次来杭他发现西湖因长久不治,湖泥淤塞,葑草芜蔓,大为感慨,西湖可是杭州的眉目,是他心目中的西子,怎能如此不堪?于是,苏轼在杭州实施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湖泥连接西湖南北两岸,筑成了今天这条著名的“苏堤”。

只是,古代的苏堤是由湖泥筑成,而今的苏堤,已是宽阔的水泥路面,路上有游览车不时呼拉拉地驶过,有骑自行车的游人撒手如大鸟般轻盈地掠过。此时我已无法想象,这条路上曾有一位伟大的诗人无数次走过,他爽朗的笑声曾惊起水鸟扑棱棱地飞向西湖深处,吟哦的佳句必定也迎来过朋友们的阵阵喝彩,可是,千年之后,诗人沉默不语,他是躲在哪里静观这世间的浮华呢?

所幸的是苏东坡尽管在政治上历尽坎坷,几经沉浮,但是他身边的三个女人却一个赛一个的温柔美丽、知书达礼,且对他一往情深,崇拜有加。而苏公之所以能在千年之后,仍受人追捧,诗好是一个原因,还有就是他的人格魅力,不曾负过他的女人们,在这一点上,他比白居易不知强多少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心中默念这样的诗句,坐在苏堤上的我,除了感叹生死茫茫之外,更令我震撼的应是时间的锋利,是的,如果我们此刻在苏堤上遇见,也应不识了,纵然还没有“尘满面,鬓如霜”。

夏天的风并不柔软,但是坐在苏堤上发发呆却是正好,不至于被温暖和煦的春风撩得人昏昏欲睡,也不至于被萧萧秋风平添几分惆怅。

在乡村小院里吃饭

□ 范琼阳

就在前几天得知消息,崇明县改成崇明区了!

但是呢,我们老家的房子名称却没能改成市区的公寓房,还是原来那个乡村小院,没很大特色,却有人气。放眼望去,大片大片的绿,扑鼻而来的青草香会伴随你度过在这里的每一秒。家里的房子是我外公造的,我亲眼目睹了造房子的全过程,一砖一瓦,钢筋可劲儿地放,外公说:“房子嘛,质量要过关呢,人住在里面才安心!”最后在大门两旁摆上托人运送回来的两根罗马柱才算大功告成。

造房子时前面特地空了很大一

块地,当小广场,也就是我们家的院子了。夏天晚上,我们就把折叠木桌敞开,摆在外面,边吃饭边看星星,男人们喝冰镇啤酒,女人小孩喝盐汽水,嚼着喷香的花生米,品尝着清爽可口的崇明黄金瓜丝,感觉整个夜空都是清凉的了。每到这个时候,我都很怀念以前张蚊帐睡觉的日子,小时候家里还没装空调,晚上总是被热醒,外公就搭了几顶蚊帐在院子前的草地睡。聊着天等待入眠的时候,偶尔会看到几只萤火虫撞在棚壁上,然后伴着远处田野的蛙鸣声沉沉睡去。

夏去冬来,是一个跟酷暑一样绝对晴朗的天气,亲戚朋友放了假回来

团聚。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像在夏天一样把桌子搬出来吃饭,不过是在中午,那时候,阳光很温暖,就好像要把在整个冬天的心融化了。

老家的院子这几年下来变化不大,广场前草地旁新添了两盏从网上买来的落地灯,跟大门前的罗马柱很搭配,颇有一股古欧建筑风格,看着灯照着地面的暖光,鼻间飘来的饭菜香,依稀想起了每次在院子里吃饭外婆催促着多吃点,小姨时不时开玩笑点评我的吃饭状态,表妹让姨夫快剥虾,大家都天南海角地聊各自的事情,看似杂乱无章,却有岁月沉淀下来的深厚的感情。

纺织娘演奏的即是夏夜的催眠曲,属于民族音乐里的抒情曲,慢条斯理,悠悠扬扬,声声入耳。飘入卧室,袅袅依依,催人甜甜入梦,妙不可言;清晨,纺织娘演奏的又是的起床号,听了使人头脑清醒,丝丝入耳,使人想到要珍惜晨光。故乡人形容纺织娘演奏声:“吱哒——啊哒”,似花木兰的当户织的声音:唧唧复唧唧,似乎告诉人们:“该起床了”。如果纺织娘突然闭口了,是不是遇到了险情?敌人?也许是风动移影?……好在一会儿“织布”声又轻轻飘过来了——使人松了一口气!

纺织娘,真是位日夜操劳的纺织高手。

蛐蛐,是纺织娘的最佳搭档,是乐曲的低音部分,纺织娘歌曲的时候,蛐蛐可以乘虚而入,填补空白。这是弦乐的协奏,慢条斯理,幽幽雅雅,恰到好处!

纺织娘与蛐蛐的轻音乐,唤醒了夏天的清晨!

夏之歌

□ 吕震邦

般能够活到天年,无疾而终,留下的蝉蜕,作为药材,无怨无悔地遗赠给那些捡拾者。

夏天的标志是知了。知了,它们只撒欢在盛夏、在大热天,大热天里,知了一统天下。我在故乡时,故乡人对知了“一分为二”:一种“知了”,俗称“野嘶啦”,其叫声音类似“热煞啦、热煞啦”,尖声凄厉而又高低起伏,中间常有短暂的休止符。接着,又是一声接一声,直到声嘶力竭为止,歇一会儿,继续再来。另外一种“知了”,当地人也叫它“响了”,只会发出同一种的很响很响的高音,声音会传得很远很远,而且是一个拖音:“哇——”,天热得稀里哗啦了、实在难熬了,才“哇”声似

吼,连续不断的吼!按照故乡人对夏天的认识,“知了”叫了尚不算大热天,只有“响了”响了才算是酷暑!他们一般贴身树的高处,真如唐朝诗人虞世南的《蝉》所云:“垂缕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叫蝈蝈,在夏之虫中位居第二。叫蝈蝈,是夏天的弦乐,柔中有刚,清脆响亮,抑扬顿挫,悦耳动听,是孩子们的最爱。那触须如丝通体透绿的叫蝈蝈伏在瓜藤上,“蝈蝈唧唧”叫个不停,好像一刻也容不得夜幕降临的宁静。在乡下田园里,它们响亮的叫声很快也迎来了梦幻般的夜色。叫蝈蝈的声音,才是最最动听的、无以伦比的。在乡下,叫蝈蝈是比较难

抓的,抓到了也难以养活。抓到了放在纸盒里或小盖盆里,小孩子见了特新奇,就用手摸摸,撩拨撩拨,而叫蝈蝈是极容易夭折的。以后,有了担着叫蝈蝈笼子的小贩在走街串巷,引来一大帮顽童跟着,人手一只竹篾做的叫蝈蝈笼子,用毛豆喂、菜叶养,这时的叫蝈蝈,让它叫个三天五天不成问题。现在城里儿童买的叫蝈蝈,听说是人工养殖的,笼子又是塑料的,声音低而沙哑,与以前的相比,情趣南辕北辙!

叫蝈蝈牵来了忽隐忽现的萤火虫,宛如漂浮着的星星,时而在眼前闪烁,时而聚集在一起,犹如天上的“银河”,流向蛙声一片的田野河边,或出没于茂密的苇叶丛中……

花团锦簇

张剑飞 / 摄

